



“时光旅客”
成长书系

长

安

CHANG AN ZHUANG

庄

陈光中·作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时光旅客”
成长书系



长安庄

陈光中·作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庄 / 陈光中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 1

(时光旅客)

ISBN 978-7-5584-0701-7

I. ①长…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3821号

书 名 长安庄

著 者 陈光中

责任编辑 沙 群

装帧设计 王 可

封面绘画 巧克丽丽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4-0701-7

定 价 2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时光强大若斯，唯爱永恒。

人生旅途的每个节点，都有先辈留下的足迹。我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曾经站在这里。如今我站在这儿，守望着你的到来。等你到达这里，我却终将离开。我所要做的，就是和你一道成长，并掬起一捧时光之河的故事，娓娓诉说给你听……





时光沙漏里的舍不得

陈光中

如果说,有种情绪始终萦绕于我心头,那便是对时光沙漏里所遇一切美好风景的舍不得。

年少时曾偶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知怀才不遇是何物,只朦胧感受到诗人对时间流逝和空间浩渺的忧伤感慨,且怦然心动。后来学习课本里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先哲流露的无可抑止的不舍惋叹,让我深深共鸣。

伴随岁月沉淀的成长中,父母给予了我能给予的一切。现在他们认为给不了我什么,但依然会兴致勃勃送来试种收获的俩西瓜中的一个,依然会千里迢迢抱来相伴十数载的沉重磨刀石。他们认为我或许还需要。父亲曾经红润的双手已粗粝不堪,母亲盛年时的黑发如今也萧萧然。难留逝去风景的故乡,日新月异中亦不复梦中情状……我舍不得呀。

我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为人父母者会觉得，光阴倏忽从指掌间漏去，成长的孩子一天一个模样。哪怕他站在面前，我依然有种奇怪的感觉：那一岁的孩子、两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哪儿去了？父母的心，有时候会柔软到“矫情”。他还是他，我却舍不得，舍不得那些或幸福或遗憾的日日夜夜。

同学女儿，一位精灵可爱的小学生，在我们聚会沉浸于往事时，忽然沉默。而后小女生说，多想和她的老同学也聚聚啊！众人失笑，说你有什么老同学。她答，幼儿园同学呀。原来，同为时间旅客，大人小孩、古人今人、东方人西方人，不舍的情感没有多少差别。

于是，林林总总的舍不得，我冲动地想用文学方式把它们记录下来，留在时光的硬盘里。我欣喜地发觉，我过去是孩子，现在依然是。

作为千千万万为人父母者中的一个，因为工作缘故，我又幸运地阅读、接触到太多太多孩子们、家长们、老师们的心灵。我的作品，必然得到他们丰赡情感的滋养。由是，小丫鹿子佳、嘎小子麦辛，老妈姜拾玉、沈妮，老爸麦写字、鹿罕，还有美丽江老师、爆炸叔叔等等，他们或许是我，也或许就是你。我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

亲爱的小读者，希望你们能喜欢。



目 录

第1章	梧桐叶儿惹的祸	001
第2章	完了完了,三十年前	012
第3章	疯狂的一天	022
第4章	吃货联盟的维权行动	048
第5章	啊,偷菜	064
第6章	小时候的梦想	091
第7章	老妈好心计	113
第8章	野外历险记	133
第9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159
第10章	全家福	198

第1章 梧桐叶儿惹的祸

“咣——”

“啪、啪！”

无可避免地，一辆山地车一辆淑女车在并不狭窄的院门口撞到了一起，原因是主人们都想夺门而出。

两辆车纠缠到一起，然后顺理成章地倒下。两个主人却异常灵活地跳到一边，安然无恙地站立着，似乎都是功夫高手，又进行了一次例行演练。

“白——痴！你想干什么？”声音锐利，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你才白痴呢！像个女的吗？”

“真是出门踩狗便，晦气！”

“我才是……”

这时三楼四楼各有一个窗户里露出一张脸来：

“麦辛麦辛，你在干什么？”

“佳佳佳佳，你又在干吗？”

“麦辛，你要有男生风度！”

“佳佳，你要有淑女气质！”

……

男生已经扶起自己的山地车，一抬腿跨了上去，又嘀咕了一句：“真是大清早撞到臭豆腐。”

女生正在扶自己的小轱辘淑女车，听到后手一松，车子又不淑女地躺在地上了。她刚要反击，男生却一溜烟消失了。

女生佳佳也就是鹿子佳，没敢回头看楼上两位妈妈不善的脸色，跨上淑女车赶紧闪，心里却想着要追上那个对头臭骂一顿，因为自己没有说到这场对攻的最后一句，没有让对方哑口无言，太遗憾了。哼，他说完抹抹嘴就跑了，倒好像是我输了似的，这种感觉真是极端不爽。还让不让人愉快地上学了？得找补回来，必须的！

鹿子佳出了大院门，却发现麦辛只剩个隐约的背影了。

逃得倒是蛮快的，算他走运！要是让我追上，

一定先用犀利的眼神盯着他，盯到他目光飘忽躲闪，讨嫌的大头惭愧地低下为止，然后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有力地揪住他的耳朵，义正辞严地质问他：“承认错了不？错在哪儿？具体有几点？能改不？反了啊你！给我老实点！立正站好！站没站相……”

喔嚯嚯嚯嚯……想到臭小子麦辛被自己训得惨兮兮、一副受气小脚媳妇儿的倒霉可怜样儿，鹿子佳不禁开心地笑起来。

路边有人露出奇怪的表情，看她就像看到一只偷到鸡的小狐狸似的。

她才懒得管呢，没瞧见人家正白日梦梦得高兴嘛！

这时附近一所学校的音乐声传来，鹿子佳才猛然想起，完了完了，学校今早升旗，产房传喜讯——人家真的升(生)了。

脚踏板更加飞快地蹬起来，淑女车已经像变形金刚似的转换成侠女车了。路旁的法国梧桐纷纷后闪，它们茂密枝叶遮盖的林荫路，像条染上了黄绿间杂颜色的甬道，空气也清新，骑着车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下坡的时候鹿子佳感觉耳边的风“呼呼”作响，像个调皮的大孩子在嘟嘴对着自己猛吹气。

突然，一片巴掌大的法国梧桐叶儿飘然而至，“啪”地盖在脸上，鹿子佳眼前一黑……

“锵——”

鹿子佳只觉得黑暗中世界忽然来了个颠倒，就像闭着眼睛坐过山车，那一瞬她感觉自己好像在很遥远的地方喊了一声臭麦辛，然后——

彻底黑屏。

鹿子佳睡了一觉中午醒来后，正赶上麦辛妈妈沈阿姨押了麦辛来看她。那小子手里还提着一只重重的水果篮，举着一束大大的康乃馨。

沈阿姨和妈妈的关系，说是死党、闺蜜、知己、姐妹淘……哪个都不为过。因为她们从小一起长大，又是同学，然后同时参加工作，然后相约同一天去领结婚证，当然是与各自的丈夫——鹿子佳每每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也是醉了，前年还一起买房成了邻居。这些都连累到鹿子佳和麦辛也成了青梅竹马……啊呸！一对冤家！

一进病房，麦辛就看到鹿子佳头上套着个水果网兜模样的东西，很明显是固定纱布用的，那样子滑稽极了。

鹿子佳本来正在翻着一本杂志，发现麦辛一进来便盯着自己的头看，一副想笑又使劲儿憋着

憋出内伤的样子，她的脸腾地就红了，不仅红了，还越来越红。

麦辛惊异地发现，“水果网兜”下的那张脸色彩变化真是太有趣了，脑海里又自动冒出套着网兜的苹果的画面，他终于忍不住：“噗——”

随即这货也感觉自己失态了，连忙假装咳嗽：“咳，咳咳咳，咳咳咳……”

正在说话的两位妈妈一齐转过头来，看着麦辛。沈阿姨的目光尤其锋芒锐利。

沈阿姨一看鹿子佳脸红红的样子，瞬间就意识到儿子捣了鬼。她生气了，大声说：“你这臭小子，怎么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啊？”

沈阿姨这种女性，热爱和平，讨厌战争，宠溺小动物，习惯睡前坐在床头灯下翻翻《心灵鸡汤》什么的，平时说话最喜欢用“爱心”“温馨”这样的字眼儿。所以，她容不得儿子这样“冷漠”“冷酷”。

麦辛假装没听见老妈的话，跟鹿子佳妈妈说了声“姜阿姨好”后，就赶紧“伤心泪奔”到鹿子佳床边坐下。

这时两位妈妈听到了背对着她们的麦辛对鹿子佳的嘘寒问暖：“哎呀呀，鹿子佳你还好吧？怎么弄成这样？”那语气透露出亲切与关怀，夹杂着伤感与温情，又包含了一丝焦急和责备。

两位妈妈相视一笑，然后鹿子佳妈妈就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鹿子佳面对着麦辛，只有她看得见麦辛的眼睛里隐藏着一丝笑意，虽然谈不上幸灾乐祸，但绝对不像他说的那样真诚。

这时候鹿子佳妈妈恰好说到鹿子佳是怎么摔伤的，麦辛支棱起的耳朵就全接收到了。

不会吧？一片树叶就搞定了？还撞到了路边的垃圾桶？

“咳，咳咳咳，咳咳咳……”麦辛又咳嗽起来。

两位妈妈同时关切地问：“麦辛，没感冒吧？”

麦辛头也不敢回，连忙摇手，“没、没有……咳咳……”

有那么好笑吗？难道以为我看不出来？鹿子佳咬了咬牙。

麦辛说话的时候，一只手就撑在鹿子佳的床边上。他没发现鹿子佳已经悄悄将被子往这边掀了掀。

突然，麦辛感觉自己手腕往上一寸处的小臂一阵剧痛，有什么东西狠狠咬住了那儿，还用力将那块皮肉做了一百八十度的扭动，太痛啦！

麦辛“啊——”的一声惨叫后跳起来。

两位妈妈又奇怪地看着他。

麦辛只得将手在鹿子佳脑袋边虚晃了一下，好像在轻抚她受伤的地方似的，然后顺着那个“啊”音，紧着腮帮子心疼地“责备”道：“真是摔得太惨啦，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鹿子佳妈妈笑了：“没那么夸张，只是头皮磕破了，一点儿小伤。怕有轻微脑震荡，医生建议留观一天，不留观问题也不大，我们下午就出院了。”

沈阿姨也说：“现在这样，早干什么去了？还不向阿姨和佳佳道歉！”

“姜阿姨，这个嘛……鹿子佳，对不起哈，那个我……”

鹿子佳妈妈连忙拦住了，说麦辛下午还有课，早点儿回学校吧。

鹿子佳没有说话，眼睛却盯着麦辛的胳膊，脸上露出只有他才懂的古怪笑容。

阴险啊！

然后鹿子佳很淑女很乖巧地向起身准备离去的麦辛妈妈摇着手：“沈阿姨，拜拜！”声音甜糯糯的。

双面人啊！

出了医院，感觉手臂那儿还火辣辣的，麦辛悄悄捋起袖子，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哇，那儿青紫一片，紫色最深处的中间还有两个括号样的深深印

痕,绝对深入皮下组织,绝对。

该我去住院才对,死丫头!麦辛愤愤地想。

傍晚,下午还阳光灿烂的天忽然阴沉下来,怕会有暴雨,妈妈就把鹿子佳接回家来了。

鹿子佳从卫生间里洗完脸出来,听到妈妈正在打电话,好像在争吵着什么。不用说,看来又是在和爸爸通话。

鹿子佳撇撇嘴,默默回到自己的房间。

晚饭妈妈做了一桌子鹿子佳平时最爱吃的菜,她却没什么胃口。

妈妈以为是摔伤的缘故,生怕她有什么后遗症,不时地问她脑袋疼不疼,又不停地用手摸摸她的额头,看她是不是发烧了。

看着妈妈关心则乱的样子,鹿子佳既有点儿烦,却又知道自己应该感动应该理解妈妈。这种就像冷、热掺和在一起的感觉,真是让人郁闷。

鹿子佳自认为是个女汉子,摔一跤这点儿伤痛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

所以她内心里当然明白,自己恹恹地提不起精神来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她总让自己逃避这个问题,不去想不去想,却偏偏又牵扯着,撇不开。小女生的秘密花园里,心事也在日生长。

或者是因为鹿子佳摔伤多少跟自己的儿子有点关系，晚上沈阿姨又过来了。

她和妈妈聊着天儿，“佳佳爸还没回来？”

妈妈摇摇头，好一阵没有说话。

沈阿姨叹了一口气，“还是因为杜松？”

妈妈又沉默了一阵，“也不全是。你也知道，他明明知道杜松是怎么回事……”

沈阿姨忍不住又叹息了一声。

“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过下去……”妈妈眼圈一红，喃喃地说，“实在不行，只有离婚算了……”

沈阿姨吓了一跳，“啊呸呸呸，大吉大利！快别说傻话啦！你们之间的误会越积越深了，你也不听他解释，真是……”

妈妈没说话，转身洗水果去了。

鹿子佳在房间里听到了妈妈的话，只觉得无比难过、委屈，鼻子酸酸的。但沈阿姨在这儿呢，妈妈也在家里呢，她竭力忍啊，忍啊，可眼泪还是不听话地滑落下来了。

自己摔伤了，爸爸依旧没有回来。记得小时候，她哪怕是稍稍磕碰了一下，爸爸都会心疼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地轻轻呵气，细声软语地哄她，讲笑话逗得她咯咯笑。那时候，她总喜欢赖在爸爸怀里，爸爸的怀抱是多么温暖啊……